

是夜金陵秦淮

设计艺术学院 环境艺术景观 2012 级 潘武燕

当我昼夜不分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，终于踏上南京南站的地砖时，莫名感觉眼前有氤氲的水雾。

南京的秋天是最爱的，没话说。那时，已是夜幕降临，如墨浸染的夜色里漂浮着桂花淡淡的香甜。仿佛所有的感官都回到了身上，食知其味，视知其形。整个肺腑仿佛都被沁润了桂花的蒸笼给笼络过。

微凉的夜风不由分说地吹散了周身附着的车厢里混杂的燥气，用沉重的身体挤开人群，用裸露的脸划开污浊的空气，散乱的头发在嘈杂聒噪的分贝中忍住战栗，这一切不愉快的体验都在此时随着风吹向了这座城市的边界。

这已是金陵，谁在乎那些？

仿佛看见，无比熟悉的阳光，明亮而又空远，像是被收进了透明的玻璃瓶里，在苍穹之上折射出一片蔚蓝，投到鸟羽花朵以及所有一切的生物上，纷纷扬扬幻化成金色的粉末，在偌大的空间里慢慢升腾。于是江河，桐叶，脸庞哪怕是柏油路都是烂漫的金黄色。待到泱泱长空沉寂，白日的粲然夺目便化成了夜晚点点的初上华灯，在街边，在空旷的建筑里，继续挥霍着明亮，如同女子明媚的笑颜忽明忽暗。

记忆总是爱变成一张巧妙的滤镜，将过往都变的美好，哪怕是不快的事情在往后也会变成一带而过的谈资。如你所见，我忘记了风霜雨雪的恶劣，我忘记了爱的人恨的人都在同一座城，我忘记了过去学

业繁重让我来不及记下过去，只记得从忙碌混乱的记忆碎片中抽出那个最明朗的一瓣，生根发芽。

就如同人们总是会忘了金陵的王朝是如此的短命，往往只记住秦淮边上的桨影绰绰，烟柳窈窕。慕名而来的人们有些会被江南贡院边上的灯红酒绿弄得眼花缭乱，有些会被浮夸的喧嚣弄得败兴而归。来来往往，无意间，最终和千古以来在秦淮曲水边上缓行的人并无二致。而一个不是过客的人，我曾静静摩挲着乌衣巷粗粝的墙砖，辗转寻找着桃叶渡，执着于燕子矶。遥想王谢，金羽琅琊，会稽盛宴。

而古籍中尤爱那本《世说新语》，虽然魏晋六朝相较之汉唐明清何其短暂，但就是着略略时光，寥寥几句，却是如丝如缕，仿佛浓墨遇水，只是相容的那一刹惊起了前朝旧梦龙腾虎掷的一场，而后管他江山谁许，人间错落。彼时满城风雨哭笑血泪，全都凝成了一滴月光，惊艳了时间的长河。由此翻看不下数十遍，那些人们啊，耿直齿俐的厉害，往往一句话挽了狂澜，救得族家，覆尽河山。无论君子老者，和尚道士，女子小儿，皆是如此，惹人爱的紧。不仅这些，也许就是因为短命，人们才会如此吝惜。金粉六朝，如今茵茵的秦淮水中不知纠缠了多少胭脂，烈酒，浓墨。前去的人们，谁不是带着斑驳的希冀，小心翼翼地将眼前景象与脑海里模糊的影子一一重合？哪怕手执桃花扇的香君早成了梦中客，临江睥睨的孙仲谋已作幻影浮蜃，也不过弹一弹身上的轻尘，连同过往的韶华。道是真名士自风流，而今风流俱往矣，那些被汗青眷恋的人们，留下物件，留下故事，留下笔墨让今人得以在残存的流光里窥探。

记得朱自清先生曾付秦淮笔墨一篇，灯影桨声，清歌雾霭，载着故梦的船儿，似还有人做着纸醉金迷此去经年的梦。想到这里，忽然觉得这么长久的时空里，说来竟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故人悲古人，今人叹故人，却人间不变。这怎么能不爱呢，这样的金陵，这样的秦淮，美好得如同幻夜，就像熟悉的乡音，只听了一个开头便泪如雨下。雨水，泪水，连同诗篇金银，音容笑貌，红颜清骨，一同沉入秦淮水底。

如今我身处他地，也仍遥想着那一片帝王洲。琴瑟弦急，远去的仿佛在昨日，凭一曲解了断肠。巴陵巫楚间，飘渺陌生的雾气纷扰这思绪，纵枉万千心思如同贯穿始末古今的扬子江水，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此处巴子禹王宫，沾湿巫山的花雨也迷离了人眼。在嘉陵江上晃悠悠的清闲，得友人问一句“问君归期可有期？”，笑回“已是共饮长江水”。渝州君王意，涂山仙子情，心有向意，却也是“除却巫山不是云”。骨中带着秦淮的氤氲，是也融不进绝壁猿啼，因果无须消磨，只是难解了违和。此处越人思，一阙越人歌。而当丝竹声已歇，于是散了戾气，收起伪装，剥尽肉骨，便能看见了旧日依稀的水雾，娜娜袅袅袭裾而来。

啊，等了好久。久违的心宽，久违的笑意，久违的蠢蠢欲动，久违的心甘情愿。不管有什么无疾而终，全部付之于莫名的虚空中。莺时序始，仿佛被蜀间瘴雾含混，倦客归途杳杳，独行，谁扯了我的衣袖，在耳边呻吟，留下吧。

许是我心眼小吧，小声地回应，错误，错误。亦想着宛若浮生之

外的漫漫越城。只是毕竟是他处，思想便没那么澄澈，身后不再是熟悉的幕景，而一切想法做法似乎模糊了，从肤底透出的浊气和巫楚的雾气在脸上形成了透明的假面，难辨对错。揽去眼前的浮躁的碎渣，刺痛双眼又反炫。退走手上沉重血腥的锈迹，侵皮蚀肤削髓。当梦中回忆与眼前现实的裂缝越来越大，滚滚风尘还嫌不够似的充入肆虐。也许，这就是思念？眼中万千重烟波，也换不回一夜飞度。有悔意，此时千里相隔，徒怨遥夜，甜的心疼，疼的心甜。过往的平淡话句，如今一字便能动容。笑笑，人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啊。

是夜巴山楚水，是夜金陵秦淮。无论洛城东风吹散了西京烽烟，还是幽州落寞琵琶声惊扰了殷墟的浅眠。骨子里潜着金陵秦淮梦，于是，想继续做着睥睨世间的梦，叩门相邀逸仙；想旁观着一世又一世，哭笑用笔支描下；想闲来写几个字，也有人挑字改错；想记着念着谱子，听着那人抚琴；想和着那人的音，将过往聊聊再读一遍。

何故千书万卷，读不读得尽。且看天下情意，奏不奏得完。只说与你听这凡尘世间，但也无妨。